



■經常心生厭倦，世間真是麻煩。與其跟人糾結，不如與花糾纏。 本報北京傳真

老樹簡歷

◆「老樹」，名劉樹勇，1962年生於山東省臨朐縣。198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。現為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、藝術系主任。

◆上個世紀80年代初，自習繪畫，問學於梁崎、王學仲、霍春陽諸師。後開始致力於視覺語言與敘事方式的比較研究。廣泛涉及文學、繪畫、電影、書法等領域。90年代中期以後，轉而關注當代中國攝影發展，及傳播過程中存在的相關問題。目前，主要從事影像的媒介傳播、視覺語言形態的研究和具體實踐。有若干著作面世。2007年始重操畫業。

◆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國書法學論》、《舊中國大博覽》、《圖文二十世紀中國史》、《中國故事》、《新中國美術文獻博物館》、《戰爭文化圖說系列叢書》等。

◆主要策展有：《新影像——中國第一屆觀念影像展》、《自己：藝術家的身體》、《中日關係60年大型圖片展》、《真實與超真實》影像展、《中國紀實攝影大展》、《影像方志：山西古交市地理景觀與人文遺存的影像調查》等。

■「老樹」接受本報採訪時，笑言微博讓他見識了江湖。 記者羅洪嘯 攝



隨心揮毫通俗傳情 打動粉絲網絡紅火



■春來與花相遇，不必總寫詩句。何如兩相廝守，陪她風中落去。 本報北京傳真



■枯葉潦倒水岸，新荷又發池塘。臥着看上一天，忘了世態炎涼。 本報北京傳真



■市井掙點小錢，山下種片菜園。看着花開花落，度過有生之年。 本報北京傳真

沉醉哲學 大開眼界

老樹雖為大學教授，但並沒有學院派的死板，直率的性格讓人更覺江湖氣十足。當被問及畫家、詩人、攝影家、老師這些身份更喜歡哪個時，老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老師。「畫畫都是瞎玩的，旁門左道，完全不是我的正業。我更看重當老師，做研究。」

在老師這個職業上，從1983年大學畢業，老樹已經幹了32年，特立獨行的講課風格，也令其成為學生們印象最為深刻的老師。在網上隨便搜一下，就有各屆學生整理的劉樹勇語錄。在學生眼中，這個另類的老師卻很惹人喜歡。

學生不逃課「才子如流氓」

有學生在博客裡記錄了這樣一段：「劉樹勇，男，光頭，曾經選修他的課，是大學生活中基本不怎麼逃課的唯一一門。亦是中財四大才子之一，也可以說他是流氓。據說是個攝影界很知名的人物，常人看來也應該是個神經病，但是個很知名的神經病，從未見其穿過正式衣服，夏日就是汗衫布鞋，好酒。曾經在路上無聊，遇另一精神病，他就跟着那人走，數小時後，稱和神經病聊天很有意思，可以發現常規社會沒有的東西。」

雖然老樹教攝影，平時喜畫畫，但是他認為的正業，卻是沉迷於抽象的理論研究。老樹說：「我一直很迷哲學，哲學讓我受益太大了，哲學特別是形而上的哲學，絕對可以幫你建立一個很高的眼光。我是學中文的，中文更多的給你一個想像力和描述能力。歷史往往是給你一個坐標。比如我看一個攝影家的作品，心中要有個坐標有個方位感，這是批評第一要義，你說蘿蔔至少有個蔬菜的格局。而哲學在方法論上給我很大的啟發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「闊太」紛上課 文史哲修心

在財經院校以往學金融的學生不屑於學習文史哲這類無用之學，如今老樹發現自己的課堂上「太太聽課團」慢慢多了起來，這些學生大部分都是功成名就及回爐聽老樹的課。老樹坦言，這些「太太團」原來就是購物、玩紅酒、玩茶，可是後來都覺得沒意思，就回到大學重新聽文史哲這些無用的課。

「無用之學乃為大用，關心心靈，這個太重要。現在有一個很好的現象和時機，大家開始慢慢關注內心哲學，上個世紀90年代瘋狂掙錢的年代差不多已經過去了。這樣挺好的，人才像個人的樣子，人只有學無用之學，才能像個人的樣子。」老樹說。

老樹畫畫隨性隨心，「有時候下了課，在辦公室放着音樂，有種欲哭無淚的感覺，這我就能畫一張。一畫畫老樹是說你的現實經驗遇上了什麼，其實我在大學裡當老師，見得人也並不多，我能夠遇上多少事啊。當然我畫了那麼多畫主要架不住我所想，人呆在這裡心沒有停。」老樹說。有時間，一張畫畫好幾天，終於畫壞了，有時候，一筆畫得就特別得意。

老樹這個被學生叫了多年的暱稱，也開始變成了學生口中的樹叔、樹大爺，但是老樹喜歡教書，愛學生的心始終如一。現在老樹每月上兩節課，影像專題研究和攝影基礎，同時管着藝術系的行政工作，也許哪天老樹不再畫畫，但是老樹的課會一直講下去。

淡泊名利 活好自己

微博上百萬粉絲的追捧，令老樹一夜成名，不少人追逐的功名，在老樹看來卻是個麻煩，比如接踵而至的媒體訪問，讓他應接不暇。有人說老樹畫畫是為了掙錢，對此老樹直率地回應說：「去你大爺的！我一錢沒有拿，但是我還要出來給人解釋我沒有拿錢？這些事情我自己知道就行了，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」

名聲添煩 義助大學生創業

老樹畫畫成了品牌，但是老樹對此，並不放在心上，被問及是否有品牌發展規劃時，老樹淡淡地說：「我沒有計劃，走一天說一天，各種可能性都存在，你活着就是要讓自己舒服，從小我就對名聲沒什麼興趣，名聲除了帶來麻煩沒什麼。」

現在市場銷售的老樹畫畫主題的背包和手機殼等衍生品，都是老樹幫助大學生創業而讓他們無償使用的。「開發產品都是

幫人忙，做得盡量好一點，讓他們掙點錢，我是不拿一分錢的。現在一說商業就怎麼樣，一說藝術就高尚，我發現現在是藝術家見面都談錢，商人見面都談文化。」老樹說。

每天在微博上，粉絲對老樹畫畫也是褒貶不一，對於粉絲的點評，老樹只是偶爾看幾條，面對有人說「你寫的是什麼爛詩」的批評，老樹總會認真地回覆：「謝謝你的指教，看看您能不能寫一首給我示範一下，鞠躬，等待中。」

完整自己 別人評價不介懷

老樹坦言：「大多數人都很在乎別人的看法和評價，我是真不在意，無所謂。為什麼總是需要別人來肯定呢？你自己還不完整，你自己完整了，那你就不會在意別人的東西。你自己不完整的時候，才在意別人的評價，患得患失。」

■此去山中尋花，林下古道徘徊。誤入白雲深處，從此不再回來。 本報北京傳真



詩畫細膩

「老樹」畫畫火了！本以為這個每天在微博上發發恬淡畫作的老樹是個專業畫畫的，沒想到他卻是深藏在中央財經大學的劉教授，現在還在堅持給學生上課。專訪前，記者腦海中勾勒的老樹形象是個如徐志摩般清朗的男子，沒想到現實中的老樹，卻是一個穿着黑T恤、牛仔褲的光頭漢子，很難想像那些細膩的詩畫，是出自性格粗獷的老師之手。老樹總能給人各種意外和驚喜，也正因老樹畫畫與眾不同，讓他成為不加V（即認證）卻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絡紅人，畫作更是刷爆朋友圈。老樹笑言微博讓他見識了江湖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、羅洪嘯 北京報道

「老樹」名劉樹勇，為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、藝術系主任，20多年前，他是學生眼中的中財四大才子之一，老樹是20多年前學生給他起的暱稱，足見學生對他的喜愛。

現時，老樹成為了一個文化品牌，一見到泛黃的畫紙上閒適的民國長衫無臉男，任意擺弄的花花草草，直抒胸臆的打油詩，再加上紅紅的印章，你就能認出這是老樹在畫畫。在網絡上無人不知老樹畫畫，可是鮮有人知劉樹勇，除了學校裡的人還稱他為劉老師，外面人更願意叫他老樹。

詩畫印一體 帶大眾「入畫」

老樹畫畫最大的特色，莫過於詩畫印於一體，看似隨意的畫作，創作背後卻有堅實的理论支撐。從詩畫結合說起，老樹終於向記者吐露了創作秘笈。「我是很認真地考慮過這個事情的」。老樹解畫道，從信息傳達的角度來講，文字容易有深度，圖像比較直觀。兩相結合之後，信息傳遞比較立體化，比較豐富。

從大眾傳播的角度而言，老樹認為，大多數人並不懂畫，雖然能看懂畫的意思但是並不懂筆墨這些繪畫的語言。「我把我的畫放在微博上，大眾是看不懂你的筆墨怎麼處理及構圖，只是看個大的意思，但是大眾都懂文字。我把文字配上，大家都明白了。通過文字能夠把大家帶到畫裡去。」

情景須統一 寫詩最費勁

在大家眼中，老樹畫畫所配的打油詩只是隨性而寫，殊不知在老樹畫的作品中，對待打油詩的態度可謂一絲不苟。中文專業出身的老樹坦言，寫一首詩比畫畫費勁多了，難就難在如何把詩改得通俗，別人看了都明白。「有時用一個詞可能很雅，可是大家並不太熟悉這個詞，就要改成大白話，還要保持那個情境。我是學中文的，平仄對仗押韻排比格律都學過，

那些東西並不是很難，但會對今天的人的理解形成障礙。」

為了讓詩畫接地氣兒，老樹下了不少功夫。「我一般都是先把畫畫好，如果畫裡面有些畫紙不能表達出來的意思，再填文字，通過文字營造一個情境給畫以補充和豐富。其實畫畫比寫詞容易多了，寫文字挺麻煩的，既要做到通俗易懂，還要情景統一，挺不容易的。不是把詩改為四個字就是詩經了，而是要保留古代的意境，卻要用今天的人能聽懂的話來寫文字。」老樹說。

除了詩畫，老樹每幅畫的印鑒也都非常講究。在老樹看來，印鑒是畫作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為了達到印畫合一，老樹透露自己刻了上百個的印章。「我甚至認為，每張畫都應該單獨刻一套印，每幅畫的詞都有特殊情境匹配，不能就簡單幾個印鑒到處蓋。」老樹笑言。老樹畫上的印鑒，不似傳統畫作的篆體印鑒，而是專門選用了大家能看得懂的細明體字。

化身長衫男 圖示易認同

在老樹的畫作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那個或坐或臥的民國長衫男，在老樹心裡，這個民國長衫男，就是他自己。「我本人是做影像研究的，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，看了大量民國時期的照片，當時就覺得穿長衫的民國男子形象特別好，素布長衫十分清朗樸素，就畫了這一個符號。」老樹說。

老樹解密道，這個長衫男的誕生也是有講究的。他說：「畫畫講究一個圖示，你要形成自己獨特的圖示，這就是你的代言。實際上這個人就是我，一會躺在水邊，一會兒幹點壞事，他就是我外化的一個符號，符號必須有個人特徵，同時大家對符號有認同感，一看這個符號，就知道這是你的畫，這很重要，也給了人一個繪畫語言序列。語言上要有自己的用詞，詞語這個符號就是你的語言，他可以帶人去幹一切的事情。」

凡事隨緣 不求自得

在畫畫這件事上，「老樹」始終聽從內心。20年前，老樹因為臨摹徐悲鴻、齊白石的畫作太像而果斷放棄畫筆，20年後的2007年，當他得知父親重病時，重拾一支破毛筆，勾勒出民國長衫男靠在樹上來發洩心中的抑鬱。沒想到一發而不可收拾，創出了他特有的風格。在人生路上，老樹總是抱著「求之不得，不求自得」的心態，凡事都順其自然。畫畫就是老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和寫日記一樣。

畫嚮往生活 最具吸引力

老樹最享受的過程是，人之一直走在到達目標的路上，而不是到達目標的那一刻。

「只有在路上，這時候的焦慮感和緊張感最有意義。比如我的畫那麼閒適，齊白石的畫太像而果斷放棄畫筆，20年後的2007年，當他得知父親重病時，重拾一支破毛筆，勾勒出民國長衫男靠在樹上來發洩心中的抑鬱。沒想到一發而不可收拾，創出了他特有的風格。在人生路上，老樹總是抱著「求之不得，不求自得」的心態，凡事都順其自然。畫畫就是老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和寫日記一樣。」老樹說。

詩畫印一體的風格，代表了老樹，但是老樹對風格形成這事卻很苦惱。「當風格形成後會有很大的焦慮，我更關心的是，還有什麼可能性，風格一旦形成了，人就可能死在這上面。」

目前老樹的作品主要有四類，分別是民國人物、社會新聞、古今穿越和花卉水果。前陣子，老樹去河西走廊遊歷回來，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和河西走廊的蒼涼，深深地震撼了老樹，最近他正在看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給他寄來的、有關敦煌壁畫的畫冊，一組關於河西走廊的畫作正在醞釀中。

隨感受創作 風格順着走

也許這組有關河西走廊的畫作又會帶來一個不同的風格，老樹不以為然。「不是為了突破風格，吾有所欲，然後就有所感。有人說你的風格變了，無所謂。你還不允許我長大了？我都長了好幾十歲了，我不可能老是停留在那裡，所以我就順着走，不要刻意。」老樹說。